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堯峰文鈔卷三十六至三十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劉淡

堯峰文鈔卷三十六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書事六十首

周忠介公遺事

周忠介公順昌字景文明萬歷中進士歷官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請告歸是時太監魏忠賢亂政故給事中嘉善魏忠節公忤忠賢被逮過蘇公往與之飲酒三日以季女許嫁其孫忠賢聞之恚甚御史倪文煥承忠賢指

劾公遂削籍而㑹蘇杭織造太監李實與故應天廵撫周公起元及公有隙追劾起元竄公姓名其中遂遣官旗逮公公知之怡然不為動比宣旨公廨廵撫都御史毛一鷺廵按御史徐吉及道府以下皆在列小民聚觀者數千人爭為公呼寃聲殷如雷諸生王節等直前詰責一鷺謂衆怒不可犯也明公何不緩宣詔書據實以聞於朝一鷺實無意聽諸生姑為好語謝之諸生復力爭稍侵一鷺一鷺勃然曰諸生誦法孔子知君臣大義

詔旨在即君父在也顧羣聚而譁如此皆答曰豈惟君
父二祖十宗實式憑焉諸生奉明公教萬一異日立朝
不幸遇此等事決當以死爭之明公柰何教人諂邪逆
按御史見諸生言切欲解之乃語諸生曰第無譁當商
所以善後者衆方環聽如堵官旗見議久不決又訝撫
按官不以法繩諸生也輒手鋃鐺擿之地有聲大呼囚
安在且曰此魏公命可緩邪衆遂怒曰然則僞旨也爭
折闌楯奮擊官旗官旗抱頭東西竄或升木登屋或匿

厠中皆戰栗乞命曰魏公誤我有死者巡撫幕中諸將率騎卒至或拔刃脅衆衆益怒將奪刃刃一鷺脩兵使者張孝鞭卒以狥始稍定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素得民復數為温言譬之衆乃觧去或謂公盍返私室公不可遂舍一鷺署中是日也佗官旗之淅者道胥門入城强市酒肉瞋目叱市人市人復羣毆之走焚其舟投槖於水官旗皆泅水以免一鷺懼名騎卒介而自衛夜要御史上疏告變檄有司捕民顔佩韋等十餘人繫之

越八日公竟就逮既至京師下詔獄坐贓考掠瘐死獄中而忠賢復矯旨殺佩韋等五人杖戍馬信等七人又黜諸生王節等五人崇禎元年忠賢敗公之長子茂蘭刺血上書白公冤詔贈太常寺正卿謚忠介予特祠一鷺亦以忠賢黨被辠家居白晝見公秉輿佩韋等騎而從直入坐中堂一鷺大怖遂病死

汪琬曰亡弟撍九嘗私次忠介公事予以示公之孫旦齡以為信乃稍節其冗者參以殷氏所作年譜授其家

俾弃之

書張繒始末

十六年六月有妄男子纓笠汗袴騎而過河南之柘城繫馬逆旅馬驚逸呼主人追之不即應以馬箠捶傷主人觀者皆怪之捜其囊得銅印一重逾二斤隱隱有篆文不能識執以告縣縣令誰何之男子乃挺立大言我朱慈英前明皇帝第四子也母曰周皇后於是反呵叱縣令令大驚辨其印文則忠孝德全福祿壽永八字也

遂上諸廵撫廵撫下兵廵道按騐男子益詐言始生三歲時李自成破北京為賊帥所掠至山海關有李卉者負之南遯間關過江匿於主事耿元度者家耿許配以女既而江南大亂復與耿奔走吳越間從故翰林何應元遊學遂薙髮為僧居天台山中數年不見容於人欲北渡河故取道於此且言嘗為總兵官其辭不經多此類廵撫密械其人䟽於

朝章下兵部呼問男子銅印所自曰受諸耿元度問元

度與何應元安在曰死久矣問李升曰家真定至今猶隸巡撫麾下又問李何名曰忘之矣其狀貌如何曰眇一目兵部乃下真定索之巡撫悉拘麾下眇一目者至京師與之辨皆非是兵部陽用好語稍稍誘男子使吐實久之方窮其詐蓋浙江之金華府人姓張名縉年二十歲既為僧又名超福少時嘗得銅印不知何人所遺一不足據而縉頗妖誕遂竄入義烏郭門外之伏虎菴事僧百峰為師時時自詭前明皇子或稱朱慈英或稱

朱盟輒用印為左證以惑士民恣行姦利有千總龔某者惡之將列於官縉詗得其狀即棄僧服脫身逃至江寧轉入河南竟為柘城人所執前所云云皆妄也於是詔繫刑部獄法司論縉妖言當棄市

天子猶以為疑命法司再勘法司𨿅問縉若何用為此縉辭窮但曰年少無籍為人所紿故當死問紿者主名為誰雖嚴刑終不肎以實對至今猶在獄中獄中人傳其善六壬數學自筮決不死予方署河南司事親見之

汪子曰成方遂王即之事自古有之然未有如縉之不經者也予考明懿帝凡七子周皇后生皇太子定王田貴妃生永王皇四子皇四子先貴妃殤與縉言無相儺者

國家律例中無詐稱皇子之條而法司當其辠斬蓋引漢史為斷可謂知律意矣予恐後人附會縉所稱為真故疏其始末如此十七年十一月某日也其明年縉竟棄市是時予已左遷兵馬司指揮矣

書張獻忠兵敗始末

前明崇禎之十有七年張獻忠引其衆自荆州入川屠夔州雲陽抵萬縣悉驅其民投之江復從梁山趨重慶所過誅戮以人肉為糧雖婦女無免者遂長驅入成都獻忠氣驕甚乃自稱老萬歲建東西二府以養子孫可望李定國居之命各稱千歲於是有入關中取李自成之志矣已而自成為

王師所滅獻忠聞之始懼先是獻忠所至輒焚積聚隨

壞城垣宫室不為持久計至是始據成都拒守順治二
年肅王奉
詔西征至漢中故逗留不進以示賊無西意踰月賊帥
劉進忠者來歸因輸獻忠虚實備言其可取狀王兼程
進命士馬俱銜枚當是時獻忠營於西充不設備
王師奄至西充之鳳皇𡵨會大霧晝晦潛勒軍登山賊
諜者知之以告獻忠獻忠既素驕且不虞
王師之速至也斬以狥曰此羣傜求食耳肅王豈能遽

越劒閣邪少頃又告又斬之凡三斬告者王詗得之遂揮鐵騎下促獻忠營獻忠方在廐中視其良馬見有急兵即乘馬而馳未暇擐甲也

王師追射獻忠貫其胷獻忠疾馳還營拔矢視之果

清兵也乃大驚於是賊衆奪氣

王師乘之所向皆披靡東西二府各引兵遯是日禽獻忠獻忠中矢將死矣猶瞋目怒其部曲之降者降者猶列拜之王乃拔佩刀仰而祝天曰獻忠皐惡滔天毒流

萬姓予受

天子命奉行天誅謹敢爲萬姓復仇祝訖王親加刃於

獻忠身遂磔殺之尸之輳門士民爭往斫之骨肉糜爛

略盡先是閬中有巨鐘沒於水獻忠命其黨率人牛數

千牽取之不能出獻忠疑鐘之有神也大怒發巨礮擊

鐘壞其口二尺餘遂出之識者或謂賊名獻忠鐘忠音

相近今被擊且壞其獻忠將敗之徵乎果不半歲死獻

忠狀貌魁梧面長一尺六寸性慘暴一日不誅戮則悽

然不樂死時年四十有一獻忠既敗可望定國皆走降
明其後可望與定國爭權相殺兵敗來歸
世祖封可望義王而定國復潰走緬甸以死獻忠又有
養子鄭國者偕可望來授一等阿思哈哈番子嘗識其
人其言獻忠事甚具茲不暇書姑略其兵敗始末如此

書沈通明事

淮安沈通明字克亦嘗為前明總兵官任俠輕財好從
中原士大夫游士大夫皆稱之數與賊戰有功順治二

年先是有巡撫田仰者素習通明之為人加禮遇焉至是見明將亡遂屬其家通明而身自浮海去通明匿仰妻子他所會
王師渡淮購仰妻子急蹤跡至通明家且幷捕通明是時通明已散遣所部杜門久矣捕者凡十餘輩合譟圍其居通明走入寢室飲酒數斗裂束帛縛其愛妾負之背而牽騎手弓矢以出大呼曰若輩亦知沈將軍邪遂注矢擬捕者皆逡巡引卻通明疾馳與愛妾俱得脫僦

居蘇州變姓名賣卜以自活未幾愛妾死意不自聊入靈巖山祝髮爲浮屠已復棄浮屠服北訪故人於鄧州通明故魁壘丈夫也美須頫以飲酒自豪又善度曲每醉輒歌呼鄧州市上間以曼聲襍之酸楚動聽一市皆以爲狂而彭公子籛其州人也素有聲望於江淮間方罷巡撫家居獨聞而異之偵得通明所在徒步往與之語通明默不應已詢知爲彭巡撫乃大喜吐實公挺其手曰君狀貌稍異必將有物色之者非我其孰爲魯朱家邪引與俱歸公亦

豪於酒日夜與通明縱飲甚歡居久之遇赦始得出通明少以勇力聞嘗與賊戰賊射之洞腹通明急拔矢裂甲裳裹其創往逐射者竟殺其人而還由是一軍皆壯之今且年八十餘矣膂力雖少衰而飲酒不減少時任俠自喜亦如故也始居蘇州變姓名曰申宗耿及為浮屠又名玄弁劉吏部公勇曾有序贈之至比諸前宋姚平仲龍伯康云夫明季戰爭之際四方奇才輩出如予所紀乙邦才江天一及通明之屬率倜儻非常之器意氣幹略橫從百出此

皆予之所及聞也其他流落湮沒為予所不及聞而不得載筆以紀者又不知幾何人然而卒無補於明之亡者何與當此之時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至於廟堂柄事之臣非淫邪朋比即闒茸委瑣懷祿耽寵之流當其有事不獨掣若人之肘也必從而加媒孽焉及一旦僨決潰裂棲手無策則槩誣天下以乏才嗚呼其真乏才也耶詩有之誰秉國成不自為政此予所以歎也

曹孝子事略

孝子名廣攄字藴昔今兵部侍郎曹公國柄之長子也以廕入國子監年二十五會其母夫人病乃刲股肉為羮以進母飲之而瘳先是孝子亦病既刲股匿其創不以告創驟受風病遂亟逾若干日歿實順治十有八年也於是顧御史如華傳之詳矣因略其事如右或問於予曰毁傷支體以至於死此非古聖人訓也又非國家之令甲所聽也孝子豈未之知耶予應之曰奚為其不知也當其埶危而情迫藥之不瘉禱之不應欲控

籲而靡所亦奚暇古訓之遵而禁令之卹邪故雖死無憾也嗟乎昔之君子效命於君父者多矣今之君子能乎否也既不能勉焉為之而猥譎巧謬之輩則又援聖賢之説以自解借令甲之似以祈逃免其辠辜相糜以虛名而相塗以文具此風俗所以益媮而急難危亡之時天下所以無臣子也論者不此之咎而顧以毀傷滅絶議孝子孝子不幸死矣然且不免於議得非其重不幸與此論者之過也

黄孝子事畧

孝子名洪元丹陽人其父國相以武斷豪於里中有虞庠者好持吏短長寅緣告訐與國相同里不相能遂發國相隂事欲致之辠國相行賄得不坐庠反以誣受杖乃僞引謝具酒食交歡而私遣惡少年詗國相㑹國相被酒夜行從其後捽項反接之負以石沈諸河里人皆心知庠所為也莫敢問時孝子與弟某皆幼其後稍長微聞之乃哭告母曰殺吾父者虞庠也母急掩其口曰

勿妄言禍及矣孝子每號慟母輙呵禁之於是中夜飲泣至旦且椎牀曰死耳母亦泣曰汝父未葬我老矣族我死則聽汝孝子始受命兄弟共適市數市利斧藏之虞庠頗自疑更好言慰孝子曰孺子未昏吾壻汝孝子陽謝曰公我丈人行也得為公壻幸甚退而切齒曰賊奴欲以而女易吾父邪久之母死既合葬兄弟哭拜墓上曰兒飲血含憤十年矣今日願與父母訣遂懷斧往來迹庠未得間故事春社必盛陳優戲里人觀者環集

初國相亦以社時被酒遇害至是又直社孝子見庠在社所馳歸呼其弟各挾斧往殺庠庠方上坐觀優意揚揚自得也孝子直入肩擠之字謂庠曰逆犀我送汝死庠起笑曰孺子醉耶乃瞋目答曰將醉汝血援斧斫庠應手仆衆驚二子横斧揮其衆大呼曰去去毋嘗我刃也皆卻立不敢動兩斧竝下庠遂死於是四顧拱手謝曰某無禮倉卒乃驚父老復兄弟挾斧緩步出翼日詣縣自陳狀有司義之免其弟頌繫孝子於獄康熙十一

年四月某日也後一年上官竟脫孝子皋云

汪子曰賀君瑒若孝子同縣士也善古文辭嘗傳孝子甚奇予既慕孝子且愛重賀君之文故節其事如右予又聞孝子之出獄也遂去為浮屠易其名曰光空今方行脚諸方以精進稱

顔中和事略

予既叙黄孝子事宗人昭兹因從容言顔生中和嘗復父讎其始末甚具予歎曰是又一孝子也不可使無聞

馬中和本名發祥吳之楓橋人其父宏仁順治初有怨家周昌者乘亂偕其黨十餘人誘宏仁閑空舍中殺之而棄其首已顏氏得道旁尸驗之良是屢購其首無有也及物色殺者主名知其為昌連控之於官不得直於是宏仁有長子孟和次則中和中和年甫十三痛其父被殺嘗取析薪斧出礪之復束槀草如人形書昌姓名其上以試斧如是者數矣鄰里知者數易中和以為此稚子戲耳即昌聞之頗心動然亦未暇備也逾三年中

和懷斧竊告其母曰兒將往復父讎母大駭搖手止之曰昌無藉有膂力汝弱小何能為慎勿自速死也中和奮衣出門不顧是日直昌市中中和陰尾之行昌不知也行稍前遽自後揮斧中昌首流血被面昌方左右顧又斧之而會其母趣孟和走視弟孟和趨至昌已死兄弟乃相率號於衆曰盍偕我詣官首辠乎衆如其言既至縣庭中和與孟和爭自承殺人官不能決衆從旁分別言之始下中和於獄其母蒲伏往視之且哭且撫其

背詬曰騃兒豈不聞殺人者死顧欲以父子兩命易人一命邪中中和怡然曰父雖得復死不憾其明年巡按御史録囚遂釋中和而周昌前所與共殺宏仁者十餘人後先皆病死臨死時皆言顏泰如守我徧體青赤色若有擊者或又言泰如幸緩我泰如者宏仁别字也不期年十餘人無一在者而中和至今亡恙昭兹云

汪子曰顏氏聚居楓橋市中其先有佩帶者中和之從祖祖父也明天啓中與衆共訴周忠介公寃毆殺錦衣

衛所遣官校被法死佩常以義令中和以孝皆卓卓有立顔氏信多賢哉昭茲又言中和性坦率雅好六博本不甚解書及其鋭於為父瀕死勿憚乃士大夫讀書知道理者所弗如亦異矣

記二獄

距予廬數十步為桃花墩墩旁居人數十家皆無藉細民也一婦與人私其夫不相誰何數持婦求賄而已既而婦與所私患之伺間引錐剚其腹且斃負而懸諸塚

樹閒給曰自縊也遂為鄰人所發私者賄其夫兄證弟嘗為盜被獲羣毆不勝痛以故死婦與所私皆脫辠又洞庭東山民不孝其父從之乞飲輒予以溺久之遂殺其母鄰人執以詣縣其父從旁質之力縣令不聽笞而遣之上官廉知其故大駭復執下獄杖死刑罰之不中久矣今之為吏者急於催科而緩於聽訟催科至於殺人而民之被重辠顧可以不死吳俗素獷險好訟而不恥犯法有司又導之如此孔子曰愛而恕可以容困溫

而斷可以抑姧令之為吏者夫亦弗思耳矣

書恭迎

大駕始末

康熙二十三年冬十月

皇上南廵將抵蘇二十四日丙辰臣琬偕在籍坊院諸

臣具舟往迎於望亭是夕

御舟至無錫臣等還宿滸墅明日丁巳夜方半前驅傳

呼

御舟將至諸臣皆具朝服露坐民家檐下以待戊午既旦

御舟踰闗恭迎於南新橋岸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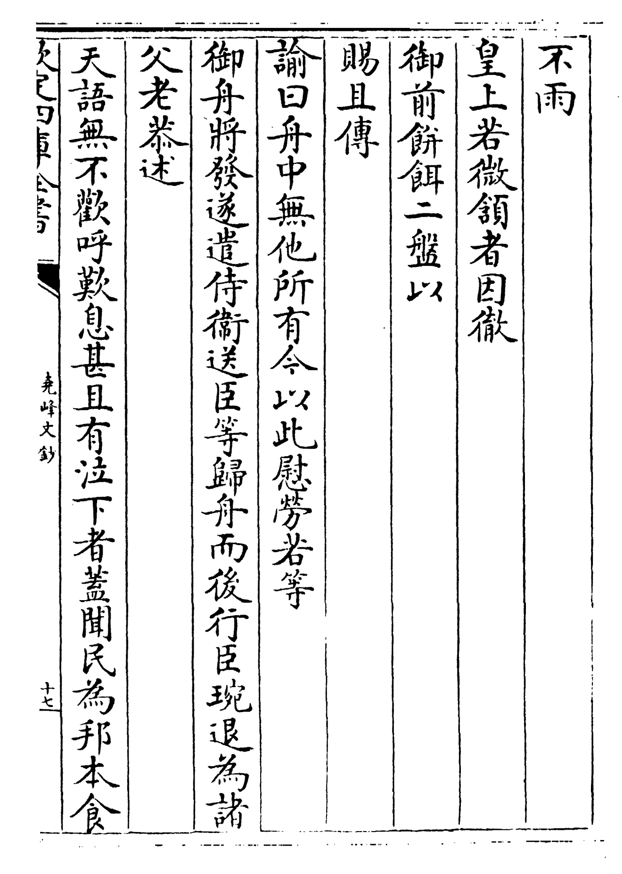
皇上傳諭使前臣等竭蹙前趨數十步

御舟始泊臣等列跪岸側

皇上徧詢諸臣姓名訖獨不及臣琬琬因自通姓名蒙

諭曰曉得隨詢臣琬行年幾何琬謹對臣犬馬齒六十

有一復詢吳中秋成何若琬又對今歲歉收夏大水秋



不雨
皇上若微領者因徹
御前餅餌二盤以
賜且傳
諭曰舟中無他所有今以此慰勞若等
御舟將發遂遣侍衛送臣等歸舟而後行臣琬退為諸
父老恭述
天語無不歡呼歎息甚且有泣下者蓋聞民為邦本食

為民天未有不念民食而能致郅隆者也

皇上東巡所至亦旣蠲民租三之一矣顧倉卒彌櫼則又咨訪拳拳專注民瘼如此此稀闊盛事雖尚書所稱皇帝之清問下民何以加焉臣琬老矣跧伏草野何幸以垂白之年得偕田間父老沐浴乎

聖人之澤而耕鑿乎太平極治之時也竊懼記注官不在

御舟左右未能遂悉其詳故謹書之以備采擇

記誌銘石刻事

文待詔先生為陳以弘譔誌銘一首八分書亦先生筆以弘者名鍵都御史璚季子太醫院判周原已壻即今姚城陳氏之先也當時既刻石矣不知何故不歸於陳竟留落秉鯉坊民家民婦誤以褻器寘其上是夜寒熱譫語若有馮之者責婦不當擅汚此石民家大恐百方禱祀始瘉遂疑此石為祟移送西鄰禪興寺中寺僧愚俗亦不之識也自是棄諸庭中墻隅者若干歲矣寺中

相傳石之由來如此此族子右衡嘗讀書於寺以予之好訪前賢名蹟也乞諸寺僧遣兩輿夫舁來城西示予予因以一舟載歸山莊稍暇考先生甫田集又不知何故不載此作獨愛其文章之整麗筆墨之端秀乃嵌入莊右垣中蓋由誌所云正德己卯到今康熙壬戌相去凡一百六十四年嗟乎石果能祟人邪豈文字不可褻昵其應遂爾邪又豈先生有靈致然邪抑適會民婦之自病姑委其祟於石邪不然是文字之工且妙者或有物

馬實呵護之而不欲使其堙滅無聞也故記之石一共

四十四行七百五十七字無篆蓋刻者爲章簡甫

堯峰文鈔卷三十六

堯峰文鈔卷三十七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箴贊頌銘 共二十首

坐右箴二首

齒剛則亡舌柔則存爾其戒之弜以全身爾之不戒終於必折盡言翹過前有覆轍

爾勿謂貧汙萊三稔爾勿謂賤官簿五品爾復悻悻欲以何求才頻機拙爾悔爾尤

世祖章皇帝御書賛并序

禮部尚書臣王崇簡嘗出

世祖章皇帝御書示臣琬於寳翰堂臣琬退而敬爲之

賛其辭曰

維

皇偃武蚤夜論道既聰既明大文斯燿研精藝事與道

俱全雲章日華氣象萬千宜刻樂石用配周鼓渴驥怒

猊曾何足數受言藏之光燭於天圭之璧之其永珍之

陶淵明像贊并序

淵明桃華源記述其人之語曰尚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此淵明之所為寓意者也葢自魏晉以來君臣父子兄弟之際操戈攘臂鬬爭紛紜其為耳目之所不忍見聞者多矣淵明思得窮山曲隩深阻夐絶蕭然遺世之地而逃之而卒不可得則姑托諸文以自見設為虚辭以示其欣慕想像之意固不必實有其地與實有其人也後世能詩之士遂因淵明之言而為歌為行者不絶最

後蘇子瞻洪駒父之流則又從而辨之以為源中之人非神仙是不已大誤乎昔阮嗣宗當魏晉之間其才無所發攄輙寄之於酒時人譏其放誕任達而大將軍昭獨稱之為至慎昭雖姦雄然不謂之深知嗣宗不可也淵明之好飲亦然當其醺然微醉悠然長吟不自以為黄綺即自以為無懷葛天之民故其詩有云一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幾若不知此身之在義熈永初時者彼其視醉鄉亦甚無以異於桃華源也吾見子瞻愛孔北

海子由愛管幼安皆為之贊遂作淵明贊曰

金行既衰寄奴嗣起螘鬬蠅營公實憎恥欲羣鳥獸無所栖止桃華之源特寓言爾風生北窗菊柚東籬何以悅志拊琴賦詩遺詩百篇澹漠沖夸二蘇而後其孰能和之

杜少陵像贊并序

鄠陵梁子曰緝為御史一年方用侃侃任職知名於時顧其閒居為詩獨愛杜少陵先生以予論之先生愛君

憂國之心見於詩者可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矣然當其間關亂離受左拾遺之命是必有議論丰采卓然自異者乃自諫房琯罷相薦岑參而外寥寥無所建明何也意者史氏盡軼之邪及考先生詩有云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又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蓋其所謂一飯不忘君者如此然後知史氏之軼之也信矣彼劉昫者固不足道以宋景文歐陽文忠之賢而不免於漏失豈不大可歎耶不然豈避人而焚之者果實有其事

邪然則梁子之好先生也必於其人有取焉當不獨以其辭采之工音節之壯而已於是命工繪先生像而索其同年生汪琬為贊敬贊之曰

先生之生忠愛性成丁世迍邅感激填膺有志不逮發為歌詩非其欲然時則使之海涵嶽蓄莫測其涯後人見之四顧咨嗟亦有作者步趨後趾不得其形況乃神似上者陵競下者剽賊匪根於中蕪詞奚益嶽嶽梁子正色在

廷不詭不隨鸇擊鷹騰誦先生詩尚論其人忠愛之心異世維鈞爰繪斯像以示末學有容秩如有風穆若伊我小子是用仰止纘言作贊敬告詩史

劉叙褱像贊

叙褱像甚似惜鼻太齇耳然叙褱老而貧方奔走衣食於諸倩家何從致此泉石耶予歸計决矣行當與叙褱同隱遂擬楚辭以題其像曰

松風兮謖謖泉之聲兮淙淙眇煙景兮將夕君何為兮

山中閒襝兮抱膝忩偃蹇兮松之側室人謪兮不知聊逍遥兮自得漱流泉兮採松脂君將往兮復何時山中之居兮可卜我招君兮君勿辭

程周量像賛并序

程周量畫像一卷其像席方茵而坐左有梅華三樹右有池復有梅覆影池中旁絫石陂襍草叢生其上畫之大都如此周量南粤人也南粤自庾嶺以往深谿陗谷幽崖絶壁之間彌望皆梅也今周量置像其側得毋慨

然有故鄉之思耶先是周量嘗舉壬辰進士既得第一人矣而會權貴人與考官有隙謀因事中之於是科場議起爭指摘周量經義欲以傾考官語聞於上周量乃復被黜當是時權貴人之意非故有憾於周量也特借周量為根以快其私爾然科場之議日以益熾其端發於是科而其禍極於丁酉士大夫糜爛潰裂者殆不可勝計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吾故觀於壬辰之事未嘗不喟然太息追咎首禍之人也今周量方

用閣試擢為中書舍人致身玉堂之上可謂一時之榮
而向之指摘周量者輙因事斥逐不復柄用久矣噫以
周量之文章雅秀明潔拔之宜無所不可然不幸而遭
擯落者垂八年於兹矣賴
天子深知之故復見録用為周量者當何如竭其才力
以圖報稱耶而顧惟故鄉之思若欲效古之隱約山林
者何也吾將見周量而問之於是龔芝麓孫退谷兩先
生皆為周量像贊而予復記之且以詩系之其辭曰

篁墩之裔越居五羊種學績文聿來
帝庭以遨以遊頳而復亨乃命畫史貌此清揚華林鬱
然流泉淙淙胡當筮仕遯思不忘爾齒方艾爾名方昌
盍篋匿斯圖竢宦之成

孫侍郎像賛

未老而縣車何介且確也不窮愁而著書何淵以博也
有鼎有彝有圖有史日偃仰其側而悠然自娛何神志
之暇逸而意氣之卓犖也其不知先生者則曰是殆古

之獨行君子與其知之者曰非也夫固升游夏之堂而又據濂洛之席者也

喬石林像贊

猗惟先生玉色𦣙腴曾夢鈞天游帝之都被服嫻雅黼黻瑱琚才高氣雄側目羣盱昔為侍晨今返幽居有梅百樹有水一區坦是壺腹枕藉詩書出處語默以時卷舒我儀先生其容不臞雖則不臞亦列仙儒

琴士某像贊

攜此頌琴供奉

天室淫哇之曲是屏是黜安用琵琶空侯觱栗

帝歌南風爰和其音庶階治平以慰

帝心襄邪曠邪復作于今

小像自贊并序

同郡朱君某為予作小像予既題兩絶句於後復作贊

八韻塗其隙處云云

吏事婞直文材迂疏仕學俱拙媿君子儒晚而勇退山澤之臞穿穴經傳辟彼蠹魚舒爪濡墨敢曰著書信心與手聊用自娛風雨晦冥鍵户以居人或不堪我心則愉

薦福寺募塑彌勒佛像贊

佛說衆生不能解脫皆執我愛輪轉生死愛心一熾金銀錢穀衣服器皿種種戀著隨處尋求求而不得輙相詬鬬由愛生貪由貪生嗔由嗔生癡顛倒墮落無有出

期是故當知棄愛樂舍凡諸眷屬妻妾子女以及此身六根四大一切幻合無不可舍何况財寶真是外物若能以此方便布施如棄瓦礫而獲髻珠脫離煩惱得清淨樂爾時吳城薦福古剎有一比丘千劫已前於彌勒佛曾相親近深植善本誓畢此生莊嚴法像華香鐙燭常以供養願大力弘募求大衆生決定信佐成勝果善哉善哉我則樂以筆墨文字歡喜贊歎為俗姓先願諸大衆各助金錢乃至粟帛一絲一粒破慳貪心向佛布

施是大因緣亦非因緣當知佛性離因緣故是大功德
亦非功德當知佛性離功德故亦無彌勒亦無衆生當
知佛性離見相故彼亦無募此亦無施當知佛性離彼
我故不得執有又非著無當知佛性泯有無故若由喜
舍永斷愛根見清淨性即見彌勒

水月觀世音菩薩像賛

謂水無月何故水中常露月影謂水有月向水撈捉月
復何在若使是一汲水在器是水非月使復為二此月

一見仍不離水展轉卜度皆是妄想説一便非何况有二以此諸妄欲求菩薩如尋昨夢如覔已頭顛倒狂惑了無是處畢竟如何是觀世音菩薩貪看水上月失却眼中珠

渡海觀世音菩薩像賛

苦海茫茫衆生所怖一念清淨撥開雲霧惟我大士彈指即渡鮫人前驅龍子後護天樂雷鳴寶華法露魚鼈黿鼉聚觀若堵夜叉羅刹暨諸鬼部持戈荷戟裸形赤

股悉來歸依跟蹡拜舞長波怒濤了無險阻如乘安車如蹋平路咄哉彼岸不踰跬步彼衆生者業皆已作浮沉五濁惡風飄墮

觀世音菩薩像贊

衆生以妄念徧造種種業復以惡業故徧見種種報方其得報時展轉生恐怖怖甚輒號呼欲求菩薩救一聲觀世音頓忘諸苦趣當知救苦者非藉菩薩力如以繩自縛自縛還自解縛者既非佗何故須他救以我觀衆

生皆具菩薩慧本來各清淨緣何受諸苦所苦從何起有起應有滅緣何了不滅沈淪千劫内若能破此妄起滅兩非實隨處自游行皆得大自在菩薩不住空菩薩不住色非色與非空一切俱不住我今造此像復作如是説願彼求救者諸苦一時脱

梅檀觀世音菩薩像贊并序

汪門毛氏以私財命工敬雕觀世音菩薩像既成其舅汪琬贊曰若説是菩薩此是梅檀木工力加雕鐫赤金

為外飾一一假合成菩薩在何處若說非菩薩容顏妙端嚴寶冠及瓔珞種種屬希有見者悉頂禮儼然菩薩在二說轉相駁畢竟皆戲論欲知菩薩性含裹十方界本來自清淨本來自真實本來自圓明本來自周徧是相了非相非相亦復非處處無礙著故名觀自在

睢州湯烈婦旌門頌并序

順治十七年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臣粹然言睢州諸生湯祖契妻趙氏值明末李自成之亂賊入祖契家挺刃

刼氏將驅之出氏厲聲呵曰國家何負於若乃至屠割民人裸辱女婦天誅將降行見磔若曹肉餧飲犬彘曾不慭死尚敢以刀鋸脅我賊大怒遂刃之以死迄今舉州流傳言發涕下華顛毀齒一無異辭於是士民某等白其狀於長其長上諸府若司道以達於臣臣加覆覈謂宜旌氏門閭用勸流俗臣謹昧死以聞

天子下其章禮官定議如御史言遂

詔有司遵著令行事署其門曰節烈之門越康熙十八

年氏子侍講某曁琬俱職禁林具述其母節死始末琬惟我
世祖章皇帝誕受天命甫定鼎宅土於燕即
諭臣僚博求明末死事諸臣凡得二十有三人贈官賜諡有差與古之釋囚封墓者信無異焉葢興王尊崇義烈甚隆甚渥於以作新臣庶變易偷媮剏國規模莫先於此然則氏之得與
褒寵豈不宜哉琬忝史官幸得廁某之後以文字為職

不揣固陋敢造旌門頌一章授某鑱諸樂石垂示永永其辭曰

維

聖建極撫有萬方武功既弛文教以張維忠維節爰錫寵章靡遠弗屆靡幽弗光誰女氏趙來嬪于湯幽閑貞正秉德之常時艱孔棘兇豎扇殃呌呶紛紜誰人心恇氏也獨否彼兇是抗彼兇何知方恣彼猖有沫者血卒膏兇鋩維此誰人載謳載颺亦惟誰人眷言盡傷桂史

采之上於明堂

帝曰俞哉是協輿望

朕豈有愛而不汝揚亦匪汝私汝節則臧乃命睢人伐石崇岡乃築之基乃樹之坊烏頭雙表絢茲門墻詩美游女寔扞暴强史稱禮宗之死以伉氏也儷之卓然煒煌維

帝汝嘉汝節益彰有嵩則高有河則長山摧川竭令聞不亡

念佛頌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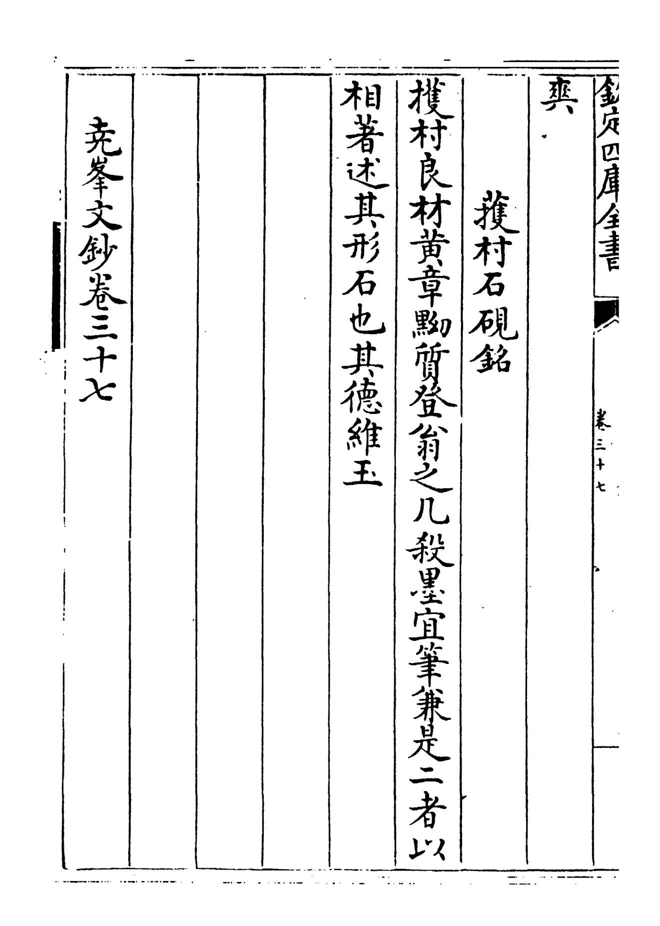
中峯了法師與諸居士倡蓮社示予念佛三昧詩一首予為作此頌

佛在汝心念在汝口一百八珠數在汝手心口手如與佛為一欲求西方先藉佛力如何是佛念佛者誰戴頭覓頭狂走何為根塵清淨是即淨土身心安隱即蓮華坐六時行持恍見佛容驀然坐斷佛見亦空一念不著一念不生是真念佛佛佛其證明

沿泉銘 幷序

予塋先大夫於堯峯之麓既訖事從形家者言命工穿沿墓南畚土逾七尺得原泉焉鑑之而清飲之而甘且有崇報禪院浮圖相距十餘里獨時時寓影泉中予以為祥乃作銘而刻之於石置之斯泉之左

橫山出蒙伏流土中匯而為沿氣與山通可吸可灌可溉原壄可潤竹石枌榆松櫝旱則不涸潦不加盈維泉之德澂澈渟泓先公遺體永宅其上神乎來游春秋勿



奭

獲村石硯銘

獲村良材黄章黝質登翁之几殺墨宜筆兼是二者以相著述其形石也其德維玉

堯峯文鈔卷三十八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題跋一 共十二首

題致富書

此書出於近世其辭不雅馴然論樹埶蠶畜之術頗可觀覽信有益於農家者流也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南宫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甚矣財之不可不殖

也以孔子交游徧四方其道又大被於七十子之徒然猶不能無藉於財況在後之學者邪有人於此為郎吏歲餘而其貧益甚以是求交親道行不亦難乎然孔子又言富不可求數譏子貢不受命而貨殖何也學者苟有志孔子之道必不可以不知命有財而交親道行命也財不足而交且日疏道且日廢者非其人之過也亦命也故雖有是非毀譽之至乎其側亦安命以俟之而已或曰然則奚取乎此書予告之曰吾將退休於家以

講求所謂樹蓺蠶畜之術而老馬則必於此書取之所以自附於農家者流也非求富者也

題淵明集

屈原子胥皆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也而揚子雲獨譏之子雲方自詡以爲煌煌明哲度其胷中含劇秦美新而外所自得者無幾矣宜乎於二子若冰炭水火之不相入也温文正公之爲人豈子雲比哉通鑑不尚竒節之士其於原之湛身略而不取可也乃元嘉四年弁不

載淵明之卒何也淵明出處始末具詳本傳至其為詩也哀夷齊之固窮感精衛之填海大節炳然徽獨以甲子紀年而已而通鑑不載豈偶軼之耶抑別有義例也夫子雲曲學之士本不足道也而自温公以訖王介甫曾子固之徒無不好其學者同時能辭而闢之者子瞻一人而止爾温公既好子雲至謂荀孟殆不足比遂作太玄集注又作潛虛以擬之噫亦過矣昔人譏司馬遷是非謬於聖人予謂子雲亦然抑殆有甚焉若温公之

不取原與淵明也得非平時之所好不免深中子雲之毒故有時而發與予三復淵明詩不能不為溫公太息也

題小兒語

沙隨呂公得勝作小兒語二卷其仲子侍郎公坤作續語三卷演語一卷皆不越委巷俚談閨房兒女子之所習者而勸誡存焉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聖人之道兼徹上下非有幽深玄妙奇特而不可測者也故其功由

日用飲食而極之可以盡性至命化民成俗所謂内外本末一以貫之也蘇子由本不知道遂謂道有不可名言者及其論子夏之教人也則又善其始於洒埽應對進退而不急急於道審如是也豈道之於洒埽應對果有截然為二者邪夫亦支離悖謬失子夏之本意矣惟子程子則不然其説曰洒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知此則於易養正之説庶幾其能相發明與故吾謂是語也不獨為閨房之勸誡已也雖曰聖賢之教大人先生之

學不外是焉可也竊願廣其傳以俟後之求道者

題平母節略卷

詩二南半為后夫人作聖人既繫之正風至於邶鄘衛為變風之始而鄘詩復首柏舟其後乃以墻有茨采唐鶉之奔奔諸篇繼之蓋聖人立教之意所以望其為此而戒其為彼也深且遠矣如馮孺人能持苦節以終其身又能教其子用文章取名於世其於共姜奚媿焉於是王茂遠宋玉叔既為之傳諸士大夫復從而賦詩寵

之凡如干篇異時有誤輯

本朝詩者苟不取法乎聖人則已如法聖人繫詩之意則必不遺乎此也且微獨不遺而已必將采其尤工切者冠諸篇端以端風化而勵末俗平氏盍姑俟之

題使琉球記

陳翼字友石常熟人略通琴書既從張御史學禮往使琉球嘗授琴於其王世子還至京師為予備言海中魚龍之變幻日月之出没煙濤雲浪之倏忽有無與夫琉

球風土之醇愿人物氏族之喬野儀文器數之樸略近古可喜可愕多記中所不載者予閱而羡且慕之為之拊掌起舞恨不能經行眺覽其間也昔蘇明允有言大丈夫不為相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今陳生雖不為使幸得附

王人以行出其技能遠自綦著於數萬里外為予所羡慕雖蹈海奚憾哉於是陳生又言往返海上蓋溺死者數矣其始遇盜於海口則幾以兵死既而逗留大洋中

所貯水米告盡則又幾饑渴死夜見大魚浮海面揚鬐噴水水涌起數丈所乘船震撼欲覆又幾沈溺死隨風引至琉球北山得登岸稍逾數十丈即當墮入落漈洋中不可上又幾死越北山遇風雨卒至兩龍夾舟飲於海又幾死及歸而復遇大風雨桅裂颿壞柁繩中絶飄蕩三晝夜不知所之又幾死抵閩界上輙潛行賊島間數百里懼為所得又幾憂悸疾病死顧得伏天子之庇中國之威靈數瀕死而不死天吳海若實陰

相之蓋其自以為幸者如此然予猶有憾焉求諸古人如游輞川泛渼陂周覽洞庭彭蠡沅湘雲夢之旁此其蹟之所渉耳目所經見者以校大海直比於梧水勺泉耳然且作為詩文相與張大而稱說之况乎奇觀異聞什伯於此不有雄偉恢閎絶倫特出之作以述其事而陳其狀歸而上諸史臣藏諸藝苑以媲美齊諧志怪之書將何以誇示後世為無窮之傳邪惜乎陳生者方沾沾以琴書自喜猶未暇及此也

題萬里紀程

紀程曷為而作吾吳孝子黄君向堅端木為其親作也親者孰謂謂孝子之父含美先生也先生名某崇禎癸酉舉人明末知雲南大姚縣以兵阻不得返孝子徒步往尋之故有作也曷為謂之紀程孝子之行也始於順治八年冬十二月訖明年夏六月自吳入滇復自滇奉其親歸吳為日則二十有一旬為道路則二萬五千餘里中間疾風盲雨之嗟縣崖絶壑深谿危彴之恐山妖

木魃狌鼯豻虎與夫獞人猺子盱睢咋噬之虞烽煙戎馬營壘闗隘之警無所不紀未見其親則憂憂而思既見則喜喜而繼之以泣舉凡家人父子悽傷欵接之情亦無所不紀故謂之紀程也予受其書於徐子禎起讀之既竟作而問客曰昔文安民王原大理民趙重華皆常尋親士大夫之賢者亦嘗為傳為述以行矣乃今而復見孝子然則孝子與王趙孰難一客曰王趙難予曰何謂也曰王趙之遠其親或在羈貫或在襁負而其父

又細民也所執無定業所游無定方東西南北茫茫焉
倀倀焉故其尋之也難孝子則不然雖相距萬里而合
美先生顧居蠻獠中無恙也孝子又熟習其親之音容
笑貌豈必如王趙者占之以夢決之以卜導之以異人
與予曰否否王趙遭逢承平其往返於道路也市不晨
易犬不夜吠海内一家雖難易也當孝子旁皇羽檄之
間萑蒲伏無人之境櫛風沐雨心與身俱瘁繭足黧面絶
無人色遠方之人視之不猜為間諜即諜為匪類其幸

脱於刀刃劒鋒者僅耳由是觀之雖易難也蓋合美先先之意亦云爾語未既一客笑於坐曰子失言矣彼孝子烏問所謂難易哉大舜克諧稱孝小子胡蓋前之愆亦稱孝文武視寢問膳稱孝小弁之子窮極而呼天亦稱孝以文武易則文武不知也以若舜若胡若小弁之子難若舜若胡若小弁不知也凡為人子者知其親而已矣方且不自有夫孝也又烏問所謂難易哉予曰善

題揩九傳疑録

錄末永王事見於
國初邸鈔順治元年十一月有稱前明皇子者至京師
入故嘉定伯周奎家奎留之二日遂以僞太子疏於朝
於是吏科朱徽河南道趙繼鼎等連章劾奎而錄言爲
人所執非是既下刑部有小內官指驗瘢痕抱之而哭
錄言內官不敢識認亦非是一時廷臣諸疏具在大指
略同獨侍郎沈惟炳所言尤明切略曰如其眞也是明
帝之靈所默擁也

清朝寛仁厚德加意先朝上謚發喪備極隆盛今且命將出征代明帝除凶伐暴又何嫌何疑於其子不以備三恪之後祀為明帝存此一綫哉如其偽也則必隂險者妄圖富貴故挾此無知之徒冐死試法凡主使合謀之人收藏引進之家務必直窮到底與天下共見之若留疑似之形何以傳信後世云云嗟乎東宫南竄舉朝猶斥為王之明况乎王歩既改而欲綏類措辭於其間不更難乎然則沈侍郎之疏未為失也揩九不及見邸

鈔故所載不無牴牾今繕寫御史趙開心以下四疏附諸卷末使著書者有所考云

題時御史西臺奏議後

右嘉定時公乾所西臺奏議三卷公諱偕行字汝健乾所其别號也前明萬歴中進士由知縣擢四川道監察御史以抄没崇信伯事特旨降調邊方禆職歸卒於家當公之甫為御史也太倉王公錫爵在内閣餘姚陳公有年在吏部富平孫公丕揚在都察院時方崇尚清節

百僚廩廩奉職號為國家之極盛居言路者類多挺挺守正不撓不阿公即其一也琬讀公所葺諸奏凡二十六篇中間如論沈惟敬媚倭之奸以為陽稱封貢實許和親遂并劾石星宋應昌李如松輩皆國家文武大臣曾不能練兵選將屯田積粟以衛封疆乃今日議封明日議貢駸駸乎又有和親之說不聞請尚方劒以斬惟敬首而反為曲辯隱諱其謂之何又因雷震西華門極言章奏既留中不發加以小臣言事獲罪者一切禁錮

而騶驁不分大臣稱疾請告者一切慰留而薰蕕無別臣願視遂臣之才品為取舍如孟養浩鄒元標之直諫所當亟用而中有沽名偏拗者舍之可也視大臣之賢否為去留如陳有年之忠鯁所當亟挽而中有瑕疵可指者聽其去可也又言財譬諸水也導之為江河疏之為溝澮則羣生咸沾其益若積壅既久必奔潰四出而流害無窮單穆公曰絶民用而實王府猶積川原而為潢污也其竭也無日矣今太倉之積貯已空矣太僕之

馬價已置矣而東倭北敵未有息肩之期皇上以天下為家何必藏富內府而徙為潢汚之聚乎蓋公所爭者率皆天下大計苟從其言有裨宗社非淺於乎偉哉顧考之神宗實録既不及為公立傳後來秉筆纂修者亦無從悉公始末琬鄉里後進距公之没不過數十年去公之居不逮數舍而其流風餘韻亦茫乎未有聞焉是可歎息者也今幸公曽孫圯授來游於琬之門然後得覩此二十六篇者惜其名位猶未大顯設施猶未大究

而遽連蹇以終也意者其待後之人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是在圯授念之而已圯授字期五縣學生方以高才知名吳下云

題楊柳枝詞後

楊柳枝詞七言絶句體雖權輿於白尚書樂天而實原本風雅後之人既相與師承其意又從而變易其體而推廣言之是故有言離别者即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之意也有言閨房男女者即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牂之

意也有感身世之仳傷上借之以示諷刺次借之以自
鳴其不偶者即詩折柳樊圃狂夫瞿瞿菀彼柳斯鳴蜩
嘒嘒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之類之意也其間或興或比
所以師承風雅而寄意於楊柳者其旨趣固顯然明白
讀者可以吟諷紬繹而恍然遇之於不言之表者也特
其體與風雅異爾若其意則未嘗異也近世後生淺學
不能詩者往往敢為大言鄙此詞近於兒女子之語而
傲睨以為不屑為果如此也則三百篇之内諸詩咏楊

柳者具在孔子何故不删而自漢以來諸儒之傳箋訓詁者亦何故尊之為經使得廁於風雅之列而又相與師承之乎至於稍能詩者方其為此詞也則一切取前賢之殘膏賸馥飣餖襞積以自附於騷人墨士以厭塞求者之請若有程課督責不得已而後作者而徐按其中舉無有也蓋其能成章者亦屢屢矣於是倡和諸詞多至一千六百餘篇而所録止於如此就其所録之中又皆瑕瑜優劣層見迭出求其旨趣之所在則未知視

三百篇之興比果孰離而孰合孰近而孰遠也豈不難哉予故不敢以繩他人姑題其後而顧私與諸門人共勗之云

題袁氏冊後

予家與袁世戚袁之先介隱公以隱君子稱生方齋懐雪兩公兩公之子吴人推汝南六俊方齋所生則谷虚志山兩公懐雪所生則陶齋謝湖卧雪胥臺四公是也胥臺諱袠官至僉事生吴門公諱尊尼官至副使為予

亡室宜人曾祖卧雪公諱褒生德門公諱年官至參議爲宜人本生曾祖相沿甲科文望具載國史家乘吴人共目爲巨族之冠令振之先生年七十餘須麋郁然讀書好義借醫以隱其次子令推尤英妙能文即志山公諱裘之孫也方兵燹後袁氏稍衰先世遺澤暨正嘉隆萬間諸名公所贈翰墨悉落好事者手散佚久矣先生與令推力加購求始得裒先人諸小像自介隱公下畧備而吴文定諸公題贈及志記之屬具在裒潢成册嗟

夫介隱公以來所以貽子孫者非不善也顧非得先生父子之賢相與引之勿替則散者其何以復聚而佚者其何以復存乎夫寶玉大弓魯之重器也魯人失而復得春秋許之是冊也祖考手澤在焉不啻如弓玉而已袁之子姓庶幾承先生之志世世寶之先生命予題其後予娶於袁宜乎述袁之家世也加詳焉

題庵邸和尚法嗣圖

記曰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此師道所

由昉也今夫醫藥卜筮之術承蜩弄丸彈碁蹴踘之技猶必有所受教而後能工況其為聖賢之學者哉浮屠氏之談禪者皆本達磨以下諸祖故謂之祖師及其摩頂記莂則又各自有師然吾聞大慧嘗游大陽洞山間既得曹洞宗旨見其授受之際必臂香以表不妄付授因竊念曰禪有傳受豈祖師自悟自證之法遂棄之而徧歷諸方由此言之浮屠氏之所謂師弟子非若吾儒之師弟子然也故當其既悟則佛可訶祖可罵禪版几

崇俱可付之一火蓋彼方借此為大機大用洞徹了當之所在而豈嘗拘拘於威儀禮數之中哉若清上人固庇卹之嗣天童之孫也來游京師乃悉取其同門受法者若干人列之為圖而又沾沾焉以己說序之吾不知其於彼法之所謂自悟自證者果有得焉否也雖然昔公伯寮親與七十子之列而敢於毀季路邢和叔本程門高第而遽誣宣仁以附紹述之說然則士大夫之陰賊詭譎叛其師友以去者良不少也而浮屠氏獨能區

別受授之由來所以衛其門牆者惟恐不嚴而守其衣盋巾拂者惟恐不至豈不猶賢乎哉若上人是已吾故有感而書之

題容安軒記

子汪子既作是記宣城梅子讀而嘆曰先生其有道者與或笑於旁曰非也吾聞至人之於道也若承蜩若揺鉤其視憂患也若虛舟之觸其屐之而安也又若没人之入水若醉人之墜車夫固泊然無心與造化游者也

今先生乃不勝得失禍福之慮襍然攻於胷次而形於起居動靜之間明知其不可柰何然後呶呶聒聒借一言以解之以自託於淵明子瞻是果可謂之無心乎苟無心何有言苟無言何有記哉語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曰先生非有道者也於是子汪子聞而善之遂録其語

堯峯文鈔卷三十八

堯峰文鈔卷三十九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題跋共二十六首

跋孝經易知

右孝經易知一卷登封耿逸菴所纂其說明白簡要便於童蒙葢鏤版嵩陽書院者久矣會湯潛菴先生開府吳中憫吾吳人習俗積靡孝友道微乃遴簡宿儒命每月講孝經於學宮欲以移易風俗届期遠近至者環集

先生親往臨視命之坐聽且呼社學諸生徒年僅髫齔者使前勞以好言飼以飡餌長幼人人自得深合古者有德有造之義甚盛舉也於是吾吳前登封令張子牖如嘗受易知一書於逸菴所遂以呈先生先生閱而大喜謀須行之以為蒙養之助牖如因捐貲鳩匠重刻且竣將以先生命頒示社學諸生徒俾朝夕肄業焉嗟乎周官大司徒以六行教萬民必先曰孝以八刑糾萬民必先曰不孝之刑其屬族師月吉屬民讀法則書其孝

弟有學者而師氏之教國子也又一則曰孝德以知逆惡再則曰孝行以親父母至於武王作康誥輙舉不孝不友之罰擬其罪於元惡大憝然則古聖王之為教也莫不根柢門内如此而後世董率不行教育不至其道寖以衰息往往民彝汩亂相爭相攘以陷乎獄訟宜乎先生有深憫與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者吾吳中生徒誠家得此書諷誦而紬繹之朝夕不怠庶幾格心滌面於以棄其故習而復其良知也非難是則先生之意

也夫亦琬與牖如之意也夫琬故跋其後而敬虚前序以俟先生命筆云

跋漢書楊雄傳

吾吳楊莊簡公嘗參政於四川作郫縣揚子雲祠堂記歴引郫人蔺氏吉人胡氏之説辨子雲未嘗仕莽而胡氏説尤詳大略謂傳言雄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西京年四十餘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年以五十合四十餘不將百年乎則傳

言七十一者恐悞據桓譚新語雄作甘泉賦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成帝祠甘泉在永始四年謂雄卒是時恐亦未然就法言考之莽之號安漢公也在平帝元始間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自高帝至平帝正值其數則雄年七十一卒當在平帝末雄仕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又詎止三世哉由是知雄決無為莽大夫及投閣美新之事其說可謂辨而核矣但班孟堅去子雲時已遠其傳訛固宜桓譚親見

子雲何以差謬乃爾殆不可解也莊簡又引法言曰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何以故曰治則見亂則隱子雲之言如此其無仕莽事可見云云莊簡公諱成嘉靖丙辰進士累官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有文集四卷不行於世予故表此記出之以書揚雄傳後俟再考云

跋素問

經言五運六氣詳矣抑予聞元人葛恒齋即可久諸父行也嘗立說以為醫當視時之盛衰為益損劉守真張

子和輩值金人强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至宋之季年醫者大抵務守護元氣而已此說實發內經所未備予則以為微獨衰世之人宜用補益也方其盛時至於承平稍久率皆豢養於聲色酒食之中平居則精神氣力先已衰耗一旦有疾而用宣洩寒凉之劑必不能堪也審矣葛之同時惟丹谿朱先生亦得此意後之凡為醫者不可不知也雖然豈惟醫

哉

跋正字通

甚矣學者之好奇而不知有經也此書論禫字則宗戴氏侗以為釋服之名如此則禮喪服小記宗子母在為妻禫為父母妻長子禫其說皆不可解矣論袒免免字則宗程氏大昌以為免冠之免讀如字如此則左氏傳穆姬以免服衰絰逆趙鞅使衛太子絻其說皆不可解矣學術不能通經而好為新異可喜之論以詆譏前人

故其蔽如此此書方行於世予聊摘之以戒後學云

跋四書圖

予歷考唐宋畫家往往留意經傳如書之無逸詩之豳風降訖孝經爾雅楚九歌之屬莫不有圖獨無圖四子書者有之自此冊始顧益命畫工廣之庶幾備鄒魯之典型貌俎豆車服之器物得俾後之學者有所感發興起於其間於以廉頑立懦蓋不無少助云

跋李義山詩注

古之為箋注者莫不廣萃羣説以成一家自經傳而外顔師古之注漢書也實出於顔遊而後世不知遊者以其成於師古也李善之注文選也實集張載顔延之沈約薛綜徐爰劉淵林諸家之長而後世不稱述諸家者以其會粹於善也常熟釋道源觧義山詩未竟而殁吳江朱子長孺作箋注頗采用之而錢夕公馮定遠及陳氏潘氏諸説亦附焉未嘗揜没其姓氏雖於道源亦然長孺示予道源注原本頗多蕪累且間有所遺漏

長孺翦絶勞衷益不啻十之六七其用意良亦勤矣吳人不察往往竊議其後幾使長孺如郭象之於向秀此皆耳剽目竊之論不足信者也長孺每為予言道源所引釋氏書最稱灝博非得此注某書亦不能就也葢其通懷樂善如此而忌者尤呶呶焉予恐後進有惑其說者故題於箋注之後

題歐陽公集

古人為文未有一無所本者如韓退之諱辯本顔氏家

訓歐之論隱公非攝本何氏膏肓辯堯舜后稷世次差舛本杜預釋例世族譜蘇之序延州來季子多壽本孔穎達正義不知其偶合與抑亦稍循其說而横從出之也然文忠公所作送廖倚序即退之送廖道士序也樂師院佛殿記即圬者傳也此其原委皆顯顯然可見儻古人亦不盡諱之與

跋邵堯夫先天圖

堯夫嘗以其學授王豫豫無所授死葬其書冢中及吳

曦叛盜發豫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有道士杜可大者賄盜取之以授盱江廖應淮應淮死鄱陽傅立得之傅之後再傳而至德興董時又遂無聞焉金華宋太史作溟涬生賛所叙廖事尤奇廖遇余安裕弋陽將以其學教之安裕勸廖業中庸廖厲聲曰俗儒幾辱我康節矣既宗先天之學頗自負知易見諸易師傳疏輙加訕笑及論後天則尊羲畫為經彖爻繫辭為傳黜文言彖象為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人不

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性使酒難近在臨安每痛飲不醉不止醉中嘗大叫天非宋天地非宋地柰何柰何數為太學生熊某指示國將亡兆㝡悉臨安人皆以為狂居無何而元師入矣廖無子畜一義女瀕死告其女曰後一月中朝當命山姓鳥名使者徵吾及傳立立當過吾門女可以吾藏書示之卒如其言所謂山姓鳥名則崔鵬飛云先是林黃中袁機仲㝡後黃東發先生皆力辨先天學非是東發私淑朱子獨

此說與朱子異葢不知其奇驗果如此也予因略其槩附圖後

朱子發謂陳搏以此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又魏華父謂此圖卦爻方位縝密停當乃天地自然之數此必為古書無疑其前僅見於魏伯陽參同契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始大明云云此則圖之原委也王伯厚又謂邵與胡文恭公同受易於廬山一隱者老浮屠遂得皇極經世之

學且云出謝上蔡記文其說尤異或又謂先天圖即古之河圖華父亦以為疑此則非是

跋宣和畫譜

右宣和畫譜二十卷前有徽宗御製序徽宗善繪事嘗置畫學所所聚畫士甚夥宜其工於賞鑒者也及考御府所藏有韓滉畫李德裕見客圖按新唐書滉事代德二宗德裕事穆敬文武四宗相距甚遠其為贋筆無疑又有李贊華畫女真獵騎圖贊華歸唐時契丹方與渤

海相攻擊而女真部落猶未盛不應贊華有此畫恐亦非是然則徽宗之賞鑒殆與吳中好事相類其譜中所載豈亦真贋各半邪

跋高似孫子略

高氏疑孔叢子偽書歷引孟子及家語後叙證孔子子思無問荅事最悉然予以為非是漢書孔光傳首載孔氏譜牒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尚高則伯魚為子思父審矣孔子家語孔子年二十娶亓官氏明

年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孔子後三年始卒使
子思猶未生則孔氏譜不足據邪史記魯世家穆公之
立也距孔子已七十年子思壽止六十二使穆公時猶
在則與孔子相隔絶久矣其去伯魚當益遠不得為其
子然徧考諸書又不言孔子有佗支庶何也予以為宜
從孔叢子葢孔叢子與譜牒皆出孔氏子孫之手其說
必有證左非他書臆度者比也嗚呼盡信書則不如無
書後世迂儒小生讀書不知通變往往舍其大者旁引

瑣細以相辨難豈非好古而失之愚者哉

跋家禮

按年譜乾道五年文公年四十丁母祝孺人憂始輯家禮其明年書成門人黄勉齋作行狀謂其後多損益未暇更定楊信齋亦謂家禮乃初年本也今姑即喪制考之其與經傳異者五齊衰悉有衰負版辟領一也婦人不衰二也既葬無受衰三也大祥用忌日則僅得二十四月又一日似乖二十五月而畢之義四也若大祥僅二十四月

一日假使禫祭得卜在二十七月後卜祭先上旬次中一旬則是間二月而禫非間月矣

旬與禮喪事先遠日相反五也自明孝慈録集禮會典俱遵用此書以故沿襲至今殆非文公本意若萬歷中坊本間有增損則益失其舊矣唯此為正德以前所刻附以楊氏注劉氏增注補注雖有闕譌差可喜也

跋三衢文會

右三衢文會一編元仁宗延祐六年刻於鄱江薀詒行科舉已五年矣一時巨公名士遂相率由科目以進殆

莫熾於延祐如史所載張文穆公起巖黄文獻公溍歐陽文公玄許文忠公有壬楊待制載則皆二年進士也汪文節公澤民虞仲常槃皆五年進士也其人儒術吏治文章節義類皆卓然傑出著聞於世者然則科目亦何負於國家哉此編雖江浙間私課亦足以見是時人文之盛編中自余闕至汪誠凡十名皆全錄其文十五名徐嶶錄賦一篇十九名王世鳳錄經疑二道共文五十三篇予既記其始末而又跋之如此

跋唐荆川集

荆川集若干卷購諸京師其中字本非譌而間有改竄不知誰氏之筆斯人葢妄人也吾嘗見里儒塾師讀書不多遇其所不觧輒以臆變易原文者多矣昔春秋書伯于陽孔子曰我乃今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為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然則不知而妄改者孔子所惡也故書於此以示凡讀書者

跋文氏葬録

文先生之殁也一時名公鉅卿弔祭賵賻者相繼二承所輯手書祭文至於如此之多夫亦盛矣先生當承平右文之日能以文章德望傾動海内同邑後進若陸少卿子傳王吏部祿之以詑陳道復王百穀之流皆及其門其流風餘緒吳人至今傳道不絶非如一藝之士僅以筆精墨妙見推者比也何元朗云衡山在翰林大為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惟黄泰泉馬西玄陳石亭與相醻倡甚歡

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衡山數公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著姚淶楊維聰者邪吳梅村評之云快哉斯言百世而下猶可以興起也予讀梅村所記每歎息流涕於此故附識蕘錄之末

跋衡山手蹟

右待詔文先生家報九紙皆北上授官時所作第一紙寄三小姐當是指其配吳夫人餘八紙寄國博和州兩公按和州先君行畧以壬午歲貢上癸未四月至京師

此即第四紙中十七日到灣十九日入城留王繩武處是也行畧甫十八日吏部爲覆前奏授待詔即第六紙中擬在初八日考不意初六日命下遂承待詔之乏是也惟由前月十九日數至閏月六日當如行畧作十八日無疑令札中以八爲六或不數入城舉奉旨兩日耳又按王弇州所作文先生傳有吏部試而賢之特爲超授之語然先生雖已投卷本未及就試而授職且試事皆隸禮部試訖始移吏部傳中云云俱非是王最號博

洽尤長國家典故而紕繆乃爾幷附正之

跋茅鹿門手蹟

茅順甫先生手錄所賦詩一冊其曾孫某上人購藏予按順甫在前明世宗時自命有文武材為文章滔滔莽莽尤善談兵嘗僉事廣西提卒五千人直擣府江賊巢連破十七砦又東南被倭胡績谿開制府淛西凡料敵設謀率用順甫策居多其才氣雄奇如此設使令世有順甫輩數人落落布行間何患冦氛充斥之有是故覽

其遺墨雖在吾黨後進猶不勝高山仰止之思慨然想慕順甫之為人又況身親其裔孫如上人者乎至其詩體字學姑不備述云

跋宋其武遺蹟

始予官户曹其武先生方在翰林每得侍教左右見其節鈔漢書一册或行或隷悉妍麗可喜心甚愛之迄今相距幾二十寒暑其從子叔邃乃出此册示予筆墨爛然與前所見無異而先生之墓草則宿已久矣拊歲月

之易邁慨舊菑之云亡展閱未及終冊輙不勝泫然也

跋周氏血書貼黃

右血疏貼黃一百四十四字周君子佩少時所書是時愍帝改元子佩將頌其父忠介公寃刺兩指血寫全疏既竟先以示同鄉姚文毅公公摘貼黃中數字命改繕以進此其所存原本也子佩自敘及諸公跋之詳矣予獨歎忠介游官清慎家居數椽僅蔽風雨遇公正輙發憤爲鄉人所愛戴而倪文煥李實兩疏敢於誣衊狂噬

幾致東西易位黑白換色如忠介之名自當與日月相磨而彼倪李諸小人則皆東坡所謂蛆蠅糞穢也譊人罔極交亂四國此古今同轍者為之一慨

跋論道書

予為諸生時雖嘗習程朱之說然僅以備科舉之用耳其中實無所得也去年春既為是書而甫草深不謂然力勸予讀程氏遺書朱子語類及予潛心求之固有與是說相發明者程子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天地

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朱子荅吳斗南曰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翫索而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者也先儒之說固如此甫草素喜東林高顧之學又嘗師事木欣曹先生不識何以差別乃爾得毋有終身由而不知之患邪不然則如昔賢所謂讀之不詳妄生穿穴者比

也惜乎甫草已南歸矣俟異時相見當相與極言之

跋劍閣圖

此圖雖不免院家氣而用筆最為蒼潤及覩圖中人皆按騎徐行指顧間頗有閒雅態若不知閣道之險者真能品也予因思士大夫處崎嶇嶮巇之場率當安門如此然後可濟於難若輕薄躁妄未有不失身墜者夫豈徒度閣道然哉同年子吳天章出此圖示予因附識此語於後

跋王咸中手簡

咸中自京師簡予言諸公追溯當年媢嫉之人甚且吐而詬之云云嗟乎君子小人初非難辨方小人之媢嫉君子也排擠者一附和者十幾遂變白為黑以猶易薰此自古聖賢所不免況衰庸陋劣如予者乎然而非予所患也至於稍久則水落石出而議論之公自不可掩向之排擠者既已骨化形銷莫知所往矣即其他附和之徒其始或訹於勢利或壓於氣焰皆不得已而出此

者也一旦無氣燄之可畏與勢利之可馮亦遂爲散氷解而無餘其於予則豈有損哉予自歸田以後布衣蔬食讀書講藝以自娛悅數年之中習而安焉幸而問學不致荒落名節品行不致墜失者是亦媢嫉者之玉成我也豈非所謂愛我者疾疢惡我者藥石與間嘗譬之如作噩夢夢之旣覺則恍惚不復記憶矣尚何容芥蔕爲寄聲中朝諸公姑勿吐且詬焉可也

跋來虞先生手蹟

右子美秋興詩一卷從祖祖父來虞先生所録卷末自誌丙寅歳蓋天啟六年也按年譜先生先自粤東入覲覲畢歸里兩乞致仕不允始復之任不數月竟被黜以歸此為再至粤時手蹟也又按是年奄黨方熾乃楊左受禍之次年先生方不安其位故書此以託諷寫志所謂閲道長安似弈碁及文武衣冠異昔時者頗附合時事其意盖亦微而章矣竊惟先生在工曹數忤巨璫使當魏奄擅柄之日或得入居卿貳則其盡言直諫必不

亞於楊左諸君子顧獨以外僚之故不及與楊左齊名朝右此先生之命也先生之不幸而楊左之幸也然先生既被黜優游家食合於明哲保身之義末年雖未大用可謂身名俱泰而楊左竟與禍會身死之後至不能芘其家室此楊左之命也又楊左之不幸而先生之幸也距先生殁五十年其曾孫僎年少好學出此卷示琬琬不勝撫卷太息爲之尚論其世如此至於忤璫始末具詳年譜及琬所撰族譜中此不復著

跋石交紀牘

來虞先生嘗以部使者持節張秋會究平米太僕亦使清源相與往還最數此石交紀牘序一篇石與石隱贈荅詩二首皆先生為太僕作石隱蓋太僕自寓也其稿藏從父沂州公家今始裝為一帙而附太僕尺牘於後琬嘗追溯神宗之世國家方承平無事部曹在中朝頗加遴擇其官故尤號清貴而是時又令甲寛弛吏牘稀少中閒士大夫有才望者率能出其詩文相與頡頏

上下每過燕集則往往命縑染翰流連倡和以為常及其出使往還亦然風流文采每為好事者所豔稱以近時郎吏視之不既瞠乎其後哉嗚呼自諸曹流品漸褋而予於是嘆士大夫遭逢之會各有幸不幸也琬在京師與太僕孫紫來相善顧琬生既晚不能通知兩家世好之誼而紫來亦未嘗以此見語蓋距先生與太僕之歿亦已久矣異時有便郵將乞沂州公繕録其文寓書紫來使知此始末以備吾兩家嘉話云

跋擬明史侯岐曾傳後

予昔任纂修嘗作侯氏三傳上之史館未知其得入明史否也今讀岐曾子涵所撰父行實類畧述陳給事亡命事尤詳且與其父同死者有僕俞兒朱山鮑超陸二李變凡五人皆傳所不載涵之言曰子龍與叛人吳勝兆有連罪當死府君不知而舍之以舍之之故而卒失子龍償死可也府君就頌繫而責以必獲子龍亦可也顧子龍近在百里不待其獲而府君先見法於二日之

內何也子龍尚無反狀況府君乎共一老書生耳下一
檄走一隸垂首就逮死生惟命何為乎統兵五百連舸
四十若將摧巖城當大敵者已而擔囊揭篋縶其妾婦
厮養罄室而胥刼之班師之後復出所刼一婦人至責
直數百金何也且使坐府君以藏匿藏匿之罪誅及其
身亦已過矣俞兒等五人以奚奴不曉事並駢首服上
刑是勝兆子龍不孥戮而府君孥戮又何也聞勝兆事
未舉而就縛是時一郡並皆按堵於法勝兆依謀叛律

斬子龍依謀叛未行逃避山澤律絞府君藏匿子龍律減子龍一等他人捕得及罪人已死又減一等法如是足矣諸大吏據實上聞必蒙報可從此燒交關謗毀之章焚詬詈投名之牘而地方本無事也今欲張靖亂之功利纍因之禽指書生為强冠麗童孺以極刑勾連爪蔓抄掠不已卒使一時士民魚亂獸散亡命湖海往往相構煽為羣盜致屢

當宁十餘年南顧之憂得毋有任其責者乎予讀至此

未嘗不撫卷太息葢㴑躬遭家難又不敢逆斥厥考無罪故其辭徬徨宛轉猶有古人怨而不怒之遺意因附記之以存涵之志且俾後之君子有考焉

跋詩問

予前作詩問其首則言諸侯之詩亦有風雅頌三者不獨天子詩為然或疑其臆說非也予又嘗以豳詩考之豳雖成周王業所基當其在有夏之季特岐梁間一小國耳十五國風之中既殿以豳風而周禮又謂祈年於

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此亦列國有雅頌之明驗也不然何獨有豳雅豳頌乎朱子嘗引或者之說以為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所言皆農事而篇次又在小雅之中欲以當豳雅至近世何氏則遂謂甫田大田豳雅也豐年良耜載芟豳頌也立說甚辨理或然也獨鄭玄以七月一詩備具風雅頌三體不知何所據依其為穿鑿也斷斷爾予故書此以袪觀者之疑

堯峰文鈔卷三十九